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八

起哀公十一年盡十四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音義

頗破多反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

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音義

艾五蓋反與伐音預下與戰與

伐疏獲齊國書解云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恥辱及宋國然則今此

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不注注解云戰不言

伐者莊十年傳文而此舉伐者當爾之時魯但與其伐

而不與其戰故得兩舉之矣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

父云云會晉卻克云云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注云

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卻

克之徒得敵齊侯者正以魯人與在隨從王者大夫是

以得序于上而主齊侯今亦云魯公與伐而不使吳為

主序齊下者正以吳是時為主會若其與之而序于齊

上即是夷狄之主中國是以退之矣若然案宣十二年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于楚子之上亦

應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而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

為君臣之禮以惡晉者正以楚莊王稱子據彼君文成

矣有王伯之事雖以臣及君不嫌晉直今吳稱國君文
不成而序國書之下寧得類乎莊十年秋荆敗蔡師于
莘以蔡侯獻舞歸傳云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
中國也又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
雞父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
夏齧何吳少進也注云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
辭治之今經亦然故以言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何以書注据當賦稅為何書音義

為于偽反下
為同宗同 譏

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

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

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

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

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音義

率音律又音類乘
繩證反復扶又反

疏

注田謂一井之田解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
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

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正求不是過
也案彼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

然也。○不言井至賦之解云：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若言用井賦，則嫌城郭里巷之內，但有一井之處，悉皆賦之。○禮稅至什一，解云：即宣十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五年傳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是也。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為公侯方百里，案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為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云哀公外慕，強吳者，即上十年春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此年夏公會吳于橐臯之屬是也。云故復用田賦，過什一者，對常賦以為復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孟子者何注据魯大夫無孟子疏

解云：欲言魯女不言孟姬欲言

夫人經不書葬故執不知問

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注据不

稱夫人某氏疏

注解云即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

諱娶

同姓蓋吳女也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

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

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

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

之疏

蓋吳女也解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注解云上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

則卜之鄭氏注云為其近禽獸也娶賤或時非賤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者是也云為同宗共祖亂人倫

與禽獸無別者欲取曲禮上云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之文乎昭十年注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然則此言昭公既娶者謂從昭十年以來也而諱之吳孟子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同姓謂之吳孟子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也言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即隱元年仲子下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遁同姓也二年夫人子氏之下注云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是言昭公之時諱之不謂之吳姬謂之吳孟子而春秋直謂之孟子不繫吳者正以婦人不繫國故也言雖不諱猶不繫國者正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故也若言夫人又若言薨當言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為大惡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為魯侯之妾而卒之猶如定

十五年秋姒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臯音義

橐章夜反一音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音義

運左氏作鄆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螻音義

螻音終本亦作螽注同

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螻者與陰殺俱

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比年再螻者

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

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為六卿音義

見賢疏注

年再蠲解云即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蠲是也○宋國至六卿解云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理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并于陳氏晉分為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螽蟲冬踊者是其螽為齊亡之一隅也案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為魏趙韓今云晉分為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音義

岳五咸反一音魚及

反

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

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

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音義

易以豎反下同復疏其扶又反償時亮反

取之何解云上九年注云据詐戰言敗也故此省文不復言之也注前宋至鄭師解云即上九年春宋皇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是也

夏許男戌卒

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莫略音義

戌本亦作

成

疏注解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

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癸亥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癸亥陳惠

公定六年鄭游邀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為大國所復但以其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為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不足存之而戌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傳吳何以稱子注据救陳稱國疏

注解云十年冬吳救陳是也

吳

主會也注以言及也時吳強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

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駟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
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
言故深為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

事天子故進稱子音義

背音佩

疏

注解云以經言及吳即知吳主會何者正

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
王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
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
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云時吳強而無道敗齊臨
菑乘勝大會中國者即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者是敗
齊師于臨菑之事正以吳為夷狄數伐中國而敗之
故謂之無道菑字然有作晉字若作晉字以黃池為

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云齊晉前驅魯衛驂
乘滕薛使穀而趨者春秋說文也以下傳及注云則
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為之役故偏舉
之或言不盡意故也諸夏衆強不復如禮反棄君父
而事夷狄恥辱之甚不忍言故深為諱進吳稱子矣
而言冠帶之國者正以夷狄之人不知冠帶故也是
以穀梁傳云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
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氏云不知冠有等差唯欲
好冠是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注据申之會楚子主

會序上疏

注解云即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於申是

不與吳子之先晉

侯也注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強會諸侯耳不行禮義

故序晉於上其言及吳子何注据鍾離之會殊會吳

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益明矣疏

注据鍾至

言及解云即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會吳于鍾離是也○僖五至明矣解云即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然則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與吳子之先晉侯乎是以据而難之會兩伯之辭也注晉

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主之文也方

不與吳子先晉侯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

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為

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音義

見賢徧反年內皆同

疏

注解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是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為

主之文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為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為伯之事故

不與吳子之先晉侯則曷為以會兩

曰奪見其事

伯之辭言之注据伯主人疏

注解云謂為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

重吳

也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

注解云謂

其實處權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經言公會晉侯是其諱為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為會主之義也僖二十三年夏宋公慈父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云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然則此言諱而不盈者意欲取彼傳文矣

曷為重吳注据常殊吳疏

注解云即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

吳于鍾離襄十年春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相之屬是也

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

敢不至也注以晉大國尚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

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

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

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

音義

惡諸鳥路反疏

注解云若欲實而言之天下諸侯寧可悉至但欲見其重在吳徧至之辭

而已其歷言某侯某侯則實不至者不可空言是以舉其最大之國作天下盡會之義矣僖二年秋九月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傳云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然則齊桓之時非獨舉大以明小亦兼舉遠以明近今此但舉晉者非尊天子不得褒為遠夷皆至之辭則傳云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者据九州之內言之亦得謂之天下矣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強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

注解云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

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然則今此冠帶之國斂手從夷乃是可恥之次而致之者正欲順其諱文使若吳尊事天子以會諸侯諸侯得意以會致之然故曰順諱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音義

魏多左氏作魏曼多

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注据上七年言

曼多疏

注解云即上七年春魏曼多帥師侵衛是也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大

以帥小疏

注解云定六年冬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

二名非禮也注云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過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

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然則彼已於魯見訖今復就晉見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也等是正人而於晉者見當先正大國以帥于小國故也

葬許元公

九月蠨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音義費芳味反下同疏

注先是用田賦解
云在十二年春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音義孛音佩

傳孛者何疏解云欲言是星星名未有欲言非星錄為星稱故執不知問彗星也

音義彗囚歲反又息遂反其言于東方何注据北斗言星名疏

注解云即文十四年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是也然則彼入于北斗言其所孛之星名今言于東方故難見于旦也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

知為旦疏

解云于字亦有作平字者誤也注解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者日

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漫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何以書記異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知為旦也

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

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

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音義

治直吏反燔扶元反疏注解云堪

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日在房心也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堪輿星經亦云也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子不絕也既言周姬亡彗東出故知由此彗星周室遂微也言秦正起亦由此彗星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而并天下故云諸侯相兼為秦所滅也始皇胡亥竝惡焚書聖人之道于斯絕矣故曰燔書道絕

盜殺陳夏彊夫音義

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彊音同二傳作夏

區夫

十有二月蠅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音義

狩手又反麟力人反

傳何以書記異也疏

解云麟者仁獸太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

為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祚將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氏云吉凶不竝瑞災不兼之有乎義亦

通于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

解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

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合有若似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

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鸛鵒言有來而麟不言

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之義是以穀梁傳云其不言來不

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是也

然則孰狩之注稱西言

狩尊卑未分据無主名疏

注解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為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

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必知狩是天子諸侯之事者正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桓四年春公狩于郎之屬故也

薪采者也注西者据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

為文知庶人採樵薪者音義

薪音新艾所銜反艾疏魚廢反樵在焦反

解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採薪者矣注西者至方地解云謂据其處道其方地曰西狩也○類賤人象也解云正以西方為兄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哀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金主至薪者解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為文即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意故曰知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于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

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

言之注据天子諸侯乃言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

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盖据魯變周之春以為

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音義

去起呂反夏戶疏注雅反下子夏同

云天王狩于河陽在僖二十八年云公狩于郎者在桓四年春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即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為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何氏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者是也然則河陽言

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案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之時乃冬言狩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据魯為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為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由此之故春而言狩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曷為大之注据略微疏

注解云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云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云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是然則春秋之道略於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微者今而大之故以為難矣

獲麟大之注据鶴鵠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音義為獲

于偽反下為獲孰為注為誰疏注解云即昭二十五知為皆同鶴音權鵠音欲年夏有鶴鵠來巢是

也麟者仁獸也注狀如麋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

為害所以為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音義
振之疏解云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脩
人反疏而麟至言人君但當其視能明其禮又脩而
麟至也是以春秋說云麟生于火游于中土軒轅大
角之獸然則麟為土畜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
不害物所以為仁而異義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
赤目為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
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目為火候火乃木之子
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鷩冠子云麟者北方元枵之獸
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之水為土妃水土構精
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
得水氣故云玄枵之獸陰之精也注解云釋獸云麋
麋身牛尾一角郭氏曰角頭有肉故此云狀如麋一
角也廣雅云麟狼額肉角故此注云而戴肉云設武
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者欲道中央之畜而傳得

謂之仁獸之義云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者在
麟趾之篇也引之者欲道麟角末有肉示有武而不
用故得謂之仁當時公族皆振振然有王者則至注
而信厚亦為仁之義故得并引之

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
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授神契曰德至鳥

獸則鳳凰翔麒麟臻音義

大音泰下大平皆同拊疏
芳甫反援音表麒麟音其

注上有至乃至解云若今未大平而麟至者非直為
聖漢將興之瑞亦為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
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職者獲麟為
庶人作法之義也○尚書至率舞解云咎繇謨之文
也彼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宗均注樂說云簫之言
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

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
簫韶作九備而鳳凰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
與政通焉引之者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瑞
物乃來之義釋獸云驕如馬一角不角者騏舍人云
驕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然則麒麟非直雄
雌之異其體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

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為異疏

注辟害遠也解云謂無道之世剝胎殺天

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即家語云孔子曰剝胎殺天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

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音義

麇本又作麇亦作麇

皆九倫疏解云即孔叢云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
反麋也疏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
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麋肉角豈天下之妖乎
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
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為求
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
鳳游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然則
此告者其冉求也若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薪采
者還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為
漢獲之者微辭也故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為虛主宗
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惡之是其
義也注解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
代周見采薪獲麟知其出然則夫子素知此事而
云孰為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為微辭非其
本心注解其語故云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矣或
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之時未知薪采

獲麟為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也乃後詳審方知為薪采者所獲於是煥然而寤是以泣之亦何傷乎反袂拭面涕沾袍注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酉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螻蟲冬踊蟄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強從橫

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

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音義

袂彌世反衣袖也涕他禮反袍

步刀反又步報反衣前襟也襟音金王於況反下火

王而王之王同從橫子容反驅除竝如字又上卽具

反下直

疏

反袂拭目解云目亦有作面字者云涕沾袍者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

似得之注解云蓋見中候云郊金刀帝出復堯之常

是其案圖錄從亭長之任而為天子故謂之庶姓矣

春秋說云麟生于火游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

麟為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

角赤目為火候既為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

傷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為土畜亦受氣于火性合

人仁故為木精也庶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

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

以火德承周之後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為薪采者所執其若不然麟為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隻夫寧能輕獲之乎言西狩獲之者即是從東方而王於西方之象卯在東方金在西方故曰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之文是其有刀之義也故曰言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言劉季起于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其卯金刀從東王于西以兵得天下之事也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見于魯乃為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為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云又先是蠛蟲冬踊者即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蠛三年冬十有二月蠛是也云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者即上十三年冬十有二月有星彗于東方傳云彗者何彗星也者是彗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掃除之象鄉晨而見故曰埽旦也然則蠛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為六國爭强天下大亂之

象也金精埽旦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六國者即燕齊楚韓趙魏也當爾之時齊據東藩燕楚強于南北韓趙魏居于晉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故曰六國爭強也戰國策云秦橫有周故謂之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絕于西是也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從橫相滅之敗也始皇据秦藉滅周之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籠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為劉氏驅其狐狸除其豺狼而已故曰秦項驅除虐亦有作害者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鵲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虞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故曰積骨流血之虐也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音義噫於其劉氏乃帝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音義反咄丁

忽疏注解云咄嗟猶嘆息即里語曰咄嗟之間也弟

反子傳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以此

言之則顏淵之生昭十九年矣及其卒時當哀

三年而至此乃言之者傳家追言之亦何傷

予注予我音義喪息浪反予疏解云聖人之道當須

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

天喪予而論語云非助我者謂非師徒弟子共相發

起之義蓋欲顯聰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注祝斷也

敏非是不助也

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

證音義斷丁疏解云若依左氏則獲麟之後當哀十

死衛人醢之孔子聞之為之覆醢今已言死者公羊

子於後言之未足為妨也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

耳是其為輔佐之義也。注解云：祝，斷也。者言天祝惡已之道德亦是斷絕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為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者，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證。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

窮矣。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

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疏

解云：麟之

來也，應於三義：一為周亡之徵，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為漢興之瑞，即上傳云「孰為來哉」，孰為來哉，雖不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故此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加姓者，解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云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然後乃見，故謂之類也。注

又云時得麟而死者即孔叢子春秋何以始乎隱注云麟出而死吾道窮矣是也

据得麟乃作疏

注解云正以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而撰命篇云孔子

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為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猶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類也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

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疏

解云何氏

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斬衰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解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

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

者蓋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於所見之世

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也所聞之世恩王父

少殺故立場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

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音義所

直專反注傳聞同復扶又反見恩賢編疏注解云隱反下欲見同殺所戒反下同般音班元年冬十

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云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
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
欲道當時之君無恩于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
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
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
時之臣有恩于其君故為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
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
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云此
以君見恩者今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
薄其義實異故重發案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
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何氏云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
以君見恩嫌義異也然則桓公之時已發見君恩之
薄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之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
君是以不為之諱大惡今時有恩于其君為之諱而

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也此復注云義異是其一
隅何氏不決之者從可知省文也云故多微辭也者
即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
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
多是也云故立煬宮不日者即定元年秋九月立煬
宮是也云武宮日者即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
也正以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如此解之也云
子赤卒不日者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云
子般卒日是也者即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
卒是也文十八年子卒之下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
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
不忍言也注云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
言其日與子
般異是也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据哀公未終也

疏 注解云正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左氏言之
即哀二十七年公遊于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之

曰備矣注人道決王道備必止于麟者欲見撥亂功成于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于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太平以瑞應為效也絕筆于春不書下

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音義

決子協反一本作市撥卜末反

理也應應疏注人道至漢也解云決亦有作市字者對之應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之道決也云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懷懷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云必止至于麟者正以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

撥亂功成于麟走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作樂之後蕭韶九成鳳凰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云故麟于周為異者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云春秋記以為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今解彼記也云明太平以瑞應為效也者言若不致瑞即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為太平之效也四時具然後為年此乃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之君將亡欲別起為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為治國之法是以不得錄于三時矣○又春至終竟解云所以然者始正則倍十六年傳君子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者義亦通此

曷為為春秋注据以定作五經疏解云君子謂孔子春秋乎嫌其大晚於諸典之後注解云何氏以為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

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案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撥亂世注撥猶治也反諸正莫故据五經以難之

近乎春秋注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

亂之法以授之音義

近附近之近又疏解云孔子未

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後見端門之書知天命已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為撥亂之道以為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乃作春秋矣即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注得麟至之狀解云演孔圖文也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于東方矣秦始皇名正方欲起為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視其血書其血乃飛為赤鳥其書乃化為白書署之曰此是演孔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案秦本紀云秦皇為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則

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科舉之亦何傷云孔子仰推天命者謂仰推尋天命即端門之命是也云俯察時變者即蠱蟲冬踊彗星埽旦之象是也欲尊天命故以俯仰言之云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作治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彼注云善其近正似于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是也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

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為作意也堯舜

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春秋亦以

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為年以敬授民時崇

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

樂道堯舜之道音義

其為于偽反注所為同是與音餘下及注同

疏解云

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為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其諸辭也即桓六年夏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下注云其諸辭也是也君子謂孔子不知為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注解云言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者堯典文也云百獸率舞者舜典咎繇謨皆有其文也云鳳凰來儀者咎繇謨文也云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為年以敬授人時者欲似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云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者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云道同

者相稱者謂孔子之道同于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堯舜是也云德合者相友者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于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

君子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

之知孔子為制作疏

解云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為首末然則

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已而制道術預知有已而為君子而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劉帝是

孔子亦愛慕堯舜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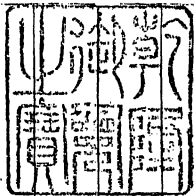
之王以為法疏

解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也

以君子

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于百王而不減名與

日月竝行而不息解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
故也注解云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有國家者最所急務是以貫通于百王而不滅絕矣故孔子為後王
作之云名與日月竝行而不息者謂名之曰春秋其合於天地之利生成萬物之義凡為君者不得不爾
故曰名與日月
竝行而不息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八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八考證

陳袁頗出奔鄭○此條監本脫音義四字今增此卷中
共脫音義二十五條今並依陸氏釋文補入

冬十有二月螻傳何以書記異也注晉分為六卿○臣
召南按六卿擅晉其衆久矣自定十三年荀范二族
出奔於是智趙韓魏四卿專政又其後則三家共滅
智氏而分晉國注謂晉分為六卿不可解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主會也○臣召南按此

會左傳謂先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
勢度之則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即
為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羊說非無據但何休
注引緯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
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耳臣宗萬按黃池之會說者
因左傳有先晉之文謂與國語公羊互異者非也左
傳歷叙吳晉爭先趙鞅欲戰司馬寅對以吳王有墨
云云而曰請少待之謂少待無與爭也下即云乃先

晉人則此先字當去聲讀如疾行先長之先乃吳先
於晉非晉處吳先明矣若作晉先吳解與上文情事
語意絕不相蒙不知讀者何以誤會也杜預注云盟
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如果晉實先吳何耻之有公
羊謂吳主會與國語左傳正合

西狩獲麟傳何以書記異也疏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
有乎○推尋文義有字疑當作旨字

傳薪采者也注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畫木

火當燃之際疏似若漢高祖起于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臣浩按緯書為聖經之臣蠹穿鑿附會至于必不可通如此傳言薪采者不過言微者耳何休即從金木火生義必說獲麟是漢室將興之象不亦妄乎

傳薪采者則微者也注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臣照按魯周之侯國孔子周人也時王之正朔侯國可得擅變匹夫可得私易乎行

夏之時特懸論其理云爾至據魯史作春秋所紀者
魯侯之年月即時王之正朔也安敢以己意改王章
哉

傳為獲麟大之也○臣召南按公羊之意麟獲于薪采
者之手時魯君實未嘗狩獵特以獲麟之故孔子書
為西狩耳其說太迂

傳反袂拭面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
臣召南按漢世盛行公羊以其最長于識何休此注

總括緯書以為之妄誕極矣又按左氏不得立學官
賈逵言漢為堯後惟左氏有明文當時經術總以識
緯之長短為盛衰其弊如此

傳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云云○劉敞曰
聖人作經為天下法不苟記祖所逮聞而已且如所
言祖者謂曾祖乎高祖乎如謂曾祖孔子曾祖防叔
則孔父三世之孫如謂高祖孔子高祖祈父亦孔父
二世之孫孔父死于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明矣計

祁父防叔應在閔僖之間春秋當始于閔僖不宜始
隱公也凡公羊之說乖謬不可勝言臣召南按公羊
言祖所逮聞猶言去古未遠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猶言記載不一于理未為失也說公羊者
實之以高祖劃之以三世自董仲舒繁露即云春秋
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
世故哀定昭君子所見襄成文宣君子所聞也僖閔
莊桓隱君子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

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是說者又復為之附會此非公羊之過說公羊者之過也又按傳云孔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又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皆言聖經扶樹綱常辨明名分褒善貶惡垂鑒戒于萬世為世道人心慮至深且遠也說公羊者乃以讖緯解之何哉

春秋公羊傳考證卷二十八

侍讀臣召南謹言按公羊疏不知撰人姓名其文

與孔穎達春秋正義楊士勛穀梁疏體式稍殊發

明甚少國子監刊本較他經最多訛脫失次經傳

及注尚賴陸氏釋文可以考正而疏所引春秋說

若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

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

題辭之屬其書不傳久矣無可取證竊以爲公羊

一家厥初極盛閱世久而愈微言春秋者往往譏

其妄誕不經斯非公羊之過何休注公羊之過也
夫漢世春秋之學獨尊公羊微論鄒夾二家不足
比並即石渠議而穀梁興長義上而左氏顯師法
授受備有源流然一則僅立學官一則終缺博士
總覽四百年中朝廷詔令所垂士大夫奏議封章
所引乃至決事斷獄定律據經陰陽五行之占世
運五德之說蓋莫不以公羊爲宗是豈無所自哉
漢承秦後道術散亡至孝武慨然表章六經每得

大儒董仲舒以申其論丞相公孫弘以揚其風於是商高所口述平地敢壽所世傳胡毋生所筆錄者著在令甲炳若日星雖前此有張蒼賈誼傳古文之左傳不能與並道齊鑣同時有江公傳魯學之穀梁亦不能與分門角立固其勢然也成哀以降偽讖繁興洎乎東京七緯遂與六經爭耀而公羊一家又最號為善讖時俗所尚通人莫悟其非此何休解詁之作所以縱橫惑溺於緯書邪說觸

類引伸至於閉戶覃思經十七年而始成也夫有傳所以釋經經或得傳而反晦有注所以解傳傳乃因注而益紛豈所稱羽翼聖言闡明道教者乎後儒評三傳短長者多矣若專論公羊則傳之於經也功尚足以掩其過惟注之於傳也但見過不見功何則公羊經師之學精於求例而不知史文得於傳聞而不核事實又其視聖人過高測聖人褒貶進退之意過遠過密故論紀元解閏月稱祭

仲贊宋襄子子反賢叔術衛輒可拒父子胥當復
仇秦伯瑩爲穆公齊仲孫即慶父紀因嫁女得侯
滕以朝桓黜爵鄭詹甚佞石惡惡人宋以內娶三
世無大夫仲孫何忌魏曼多以譏二名去其一字
皆與事理不合然於君臣大義忠逆大防固已十
得六七焉故曰功足以掩其過也何休以黜周王
魯爲漢立制變文從質例月例時爵列三等區分
三世既不能執經以匡傳又加之助傳以誣經其

最甚者傳所本無亦為說以誣傳遇卒葬則深文
周内遇災異則穿鑿指陳疑鬼疑神不可究詰傳
文簡略兼多闕疑即有過當要不至若是之妄誕
不經也故曰但見過不見功也魏晉以後說公羊
者益稀王愆期父子孔舒元所注久已散佚而休
之解詁竟得自名一家垂於千古非經傳實賴休
注以彰明乃休注之幸託經傳以不朽耳今奉

敕校勘於是書尤加詳審凡書局所有各本罔不讐對

正其脫訛其無可證概志其說不敢輕於改移至
史傳所引儒先所論有足爲是傳發明者亦節錄
以備考證云 臣召南謹識

